

枕黄记

林白 著



枕黄记

林白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枕黄记/林白著. 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1

(走马黄河丛书)

ISBN 7-5006-4151-6

I. 枕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4898 号

作 者 林 白

总策划 胡守文

总编辑 陈浩增

策划 黄宾堂 龙 冬

责任编辑 黄宾堂

装帧设计 北京午夜阳光平面设计
有限公司(010-68728675)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@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版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7.75

字数 155 千字

插页 4

印数 1-8,000 册

定价 14.50 元



林白，广西上著，现居北京。著有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、《守望空心岁月》、《说吧，房间》、《玻璃虫》、《像鬼一样迷人》、《子弹穿过苹果》、《回廊之椅》、《瓶中之水》、《致命的飞翔》、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和《在幻想中爆破》等。

开头的話

我来自黄土高原。

打小记忆起，家乡的村庄就坐落在蒙山的一个山弯儿里，村前是牧马河，村后是漳沱河。

及至更大一些，我才知道，这里离千古黄河竟是那么地亲近，近到几乎能日夜听到它不息的涛声。

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姥姥家，无疑是我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。欢呼雀跃，流连忘返。我喜欢乡下原野那青草和粪土的混合气味。塬上、高坡、山地、河流、牛羊以及辛勤劳作而讴歌的人群；社火、秧歌、腰鼓、挠羊赛、霸王鞭以及浑厚而淳朴的民风民情。故乡在我心中，是一首永远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。

两年前的秋季，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聊起一段七十年代的往事。当年，我因采访而住在家乡的一个县城招待所。招待所临黄河而居。清晨醒来，我步出院门，眼前的黄河、黄河滩中的小树林晨雾缠绕弥漫，只听得轰轰作响的涛声。倏地，从浓雾笼罩的滩头树林中，听到了几声分外清脆的牧羊鞭甩响，随着一声高亢激越的民歌吼起来：“八——路——军——东——渡——过——黄——河——……”，真是像山西民谣中形容的“甜格茵茵的葡萄，酸格灵灵的醋”那样，淳极、净极，那么耐人品味，又是那么悠久而绵长。

也许，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黄河情结就是在那一刻萌生了。我和那位作家朋友说：我憧憬着有一天能策划一次“走过黄河”的文学壮举。

于是，“行走文学”这一新的文学词语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们手中所擎的一杆大旗。

今天，“走马黄河”作为“行走文学”的第一次认真尝试，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友情推出。这或许可为文学领域吹进一缕新风。可惜我不是作家，无法用鲜活的语言去表达黄河的博大与雄浑。但我仍然希望这次行走，不独是文学的，还应该是历史的、文化的、精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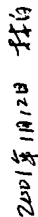
让勇敢的、有能耐的、有抱负的、有责任感的作家朋友们去行走吧！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犀利的眼睛和笔……

祝他们一路走好。

胡宇文

2000年5月8日

北京



目录

胡守文 / 开头的话

引	1
第一章 北京	2
第二章 东营	8
第三章 东营（附录）	17
第四章 濮阳	22
第五章 濮阳（附录）	52
第六章 山陕	69
第七章 山陕（附录）	104
第八章 青海	149
第九章 青海（附录）	188
尾 声 玛多	236
后 记 时间的哈达	239

引

有关盐，可以去问张锐锋，
有关情歌，一定要问张石山，
有关帐篷，最好问央珍和龙冬，
有关新疆，去问红柯吧，或者邱华栋。

有关人民，去问聂鲁达，
有关延安，去问清凉山，
有关米脂，去问貂蝉，
有关壶口，去问中市村村民张继善。



有关黄河，问青海，
有关步行，问骆驼，
有关切·格瓦拉，可以去问张广天。

有关濮阳，问陈鱼，
有关日月山，问肖黛，
有关枕黄，问林白。

第一章 北 京

装 备

帐篷

睡袋

瑞士军刀

防水手电筒

笔记本电脑

防潮垫

旅行背包

《生存手册》

临时精神资源

《米拉日巴传》

米拉日巴是一个奇怪的名字。

我选中他是因为他的名字好听，谁的名字好听我就喜欢谁。我喜欢一个人的名字在黑暗中的形状、音韵、节奏。

米拉日巴，从字面上我觉得他像一个大头男孩儿，如果画在漫画上，一定跟“花生”具有同等生命力。而这四个字的音韵则让我联想到两块卵石互

相敲击的声音。

事实上，米拉日巴是一名著名高僧，他早年曾经学习黑巫术咒杀仇人数十名，后来悔过，改投佛门。他在修行的多年间，以骇人听闻的苦行而著称，他赤身露体，以荨麻叶充饥，结果连头发和皮肤都变成了绿色。这是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，生于1040年，卒于1123年。

我在和平里东街的民族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了此书。

《哈义·本·叶格赞的故事》

这是一本伊斯兰哲学小说，写一个名叫哈义的人，独处荒岛，隔绝人寰，与山石、草木、禽兽为伍，终于大彻大悟，得见光明。此书文字朴素，饱含感情，充满形象，我十分喜欢，而且它字号较大，眼睛舒服，又薄，带着方便。我决定带上这样一本书。

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

5月份，我跟一伙热血青年去人艺小剧场看了一场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，我对舞台上的那根铁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甚至现在，当我写下铁链这个词时，我的耳边仍然响起它们互相磨擦的声音。铁链散发出舞台的光芒，它来自一只在台词中产生的铁锚，切·格瓦拉乘坐“格拉玛”号轮船，从一条大河出发，要到玻利维亚打游击，“接过你的枪奔赴战场，格瓦拉”，歌声回荡在人艺小剧场。5月17日，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在连续上演了数十场之后演出它的最后一场，台上的主演身穿橄榄绿军服，体形有点像卡斯特罗，他集正义、理想、道德、勇气于一身，声嘶力竭（这个词在这里一定要视为褒义词，因为他已经演了几十场），视死如归，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，叫喊和鼓掌，像一锅刚刚煮开的粥，纯洁而热烈。

一散场，我们就拥到台上照相，围绕着红旗，手握铁链，但很快就被工



作人员制止了。道具神圣不可侵犯。然后挤到场外窄小的过道，那里贴有一幅切·格瓦拉的巨幅招贴。先合影，后来又每个人单独与招贴照了一张。

当时我觉得一个崭新的自己业已诞生，一个似曾相识却从未见过的人，她两目如漆，表情坚硬，脸上有一层金属的光芒，令人想起一名匡扶正义的女义士。

切·格瓦拉当时就是一股气流，他通过张广天，把气吹给每一个人，使一个胆小的人变成了女义士。

（有关接过枪奔赴战场去打谁的问题，是一个比较严肃特别复杂的问题，我将在以后的日子里与你讨论。）

自我想象与自我定位

觉得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傻瓜比较恰当，这使行为方式和叙述方式都顿时有了角度。

语感也由此而产生：

上帝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

傻瓜说要走黄河，于是，她就去走了黄河。

自我拷问

你有野外生存能力吗？你身体够好吗？你意志够顽强吗？你乐观吗？你信念坚定吗（坚信走黄河一定能活着回来）？你有跟人打交道的手段吗？你认识东南西北吗？你怕拉肚子吗？你敢上很脏的厕所吗？你怕碰到坏人吗？你怕睡很脏的被子吗（这点不怕，有睡袋）？路上病了怎么办？万一在车站广场上上了一辆人贩子的车怎么办？

碰到人贩子怎么办？

恐 惧

(肉体。嗅觉。人头悬浮在恐惧中与身体分离。夜气。灰尘。麦茬。牛粪。鸡屎。狗。方言。炊烟。尿臊。猪食。男人的体味。围观。挣扎。踢。踹。扭。咬。撕。捆绑。嘴里塞着脏布。绳子勒进肉里。买主全家摀住四肢。衣服被剥掉。肉体。器官。肉体。干嚎。失声。麻木。地窖。生一个孩子。生一群孩子。死去。)

女义士的自我感觉只持续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重新变回了胆小鬼。既然河南的人贩子能把一名外国白人女士和数名女博士、女大学生拐卖了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美国每年有 50 万名妇女被强奸，中国是多少？



幻 想

焦虑。

连日噩梦之后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脸色焦黄，头发蓬乱，跟一个非洲原始部落的女酋长相去不远。

就让我幻想自己是一名女酋长吧，在非洲，我赤裸上身，头上插上羽毛，我的审美跟任何一个非洲土著毫无两样，我要在脖子上戴上一串贝壳，要在贝壳之间穿上兽牙，它们大小搭配，圆的和长的相间。我的皮肤比现在黑多了，它是橄榄色的N次方。贝壳和牙齿在我的皮肤上白得耀眼。尖利。雪亮。像一把刀。我就是喜欢刀。我的腰间围上树叶还是兽皮，要看冷热而定。我光着脚，除了下身的一小块地方，我全身赤裸，太阳晒在我的乳房上，黑色



的、葫芦形状的乳房长在我的胸前，这使我看上去更像一只母山羊。但是我不要得爱滋病，非洲是爱滋病的集散地，一个女酋长一定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得这种病。我一定要选定一名纯洁的男黑人，让他在一年内专职作我的伴侣，到第二年春天，我将选择新的男黑人，我要学习汉民族的娶亲方式，把男黑人娶到我的帐篷（或洞穴？）里，用一顶八抬大轿、用八个强壮的黑人，他们要抬着我的新人过大河、越深涧，要学电影里颠轿并大声唱颠轿歌，我要让人在他卷曲的头发上盖上红盖头，让他在上轿之前唱哭嫁歌，此外还要让一群黑人女孩子在他下轿之后去揪他的耳朵。

保 镖

有关原始部落女酋长的自我想象大大地激发了我，使我在焦虑中振作了起来。我决定先找一名保镖。

我撰写了一则招聘启事，让人帮忙放到网上，启事写道：男性，25-50岁，身高不限，五官端正，品行端庄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文理不限，身体健康，能吃苦，具有一定野外生存能力，最好会说笑话、会讲故事、会唱歌。有意者请发电子邮件：huanghe@bookoo.com.cn。

一周之后，一个网名叫阿呆的人给我回了话。我们约好在青蓝大厦二楼见面，结果我发现阿呆就是张海，五年前我就认识他。

买一只军绿双肩包就动身

再也没有什么颜色比军绿更适合在路上的了，比黑色柔和，比灰色温暖，比红色沉着，比白色坚定，比黄色隐忍，我实在太喜欢这种颜色了。如果不是这几年成为时尚流行色，我将买不到军绿色的T恤和同样颜色的双肩背包。

时尚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它使我们心中隐密的愿望得以便利地实现。

军绿色的双肩背包就这样在三里屯时装街的拐弯处等着我，帆布、纯正的军绿，里面有一层浅绿色的防雨布，万一下雨，它就挺身而出。

我需要——一个随身背囊，它能装进一把折叠雨伞、一瓶水、一台傻瓜相机、笔记本和笔、一件布外套、一包卫生巾、手纸、防晒油、无色唇膏、护手霜、晕车宁、太阳镜、10卷胶卷、装零钱的钱包和一本藏着几千元钱的《哈义·本·叶格赞的故事》。

这个背包正好能装进它们。

仪式和马

走黄河需要仪式。马就是仪式的一部分。我骑着一匹黑马，它的脖子上系着一朵红绒花，我看不出它已经10岁了。有两匹白马，其余都是棕色的，只有一匹黑马。每个人都穿着新发的白色棉绒衣，戴着黑色遮阳帽，全身上下一尘不染，背着同样一尘不染的新行囊，骑在马上，一字排开。

风如惊涛，通过话筒变成阵阵排雷，从天边滚到头顶。头发像疯狂的草，在每个人的头上拼命挣扎。

在昌平。昌平是虚拟的巴颜喀拉山口。



第二章 东 营

1

我和张海一人骑一匹骆驼从北京火车站出发，沿着547次列车的路线前往山东淄博。

路上我们走了三天三夜，骆驼把铁路沿线的树叶全吃光了，比蝗虫好不了多少。在第三天的黄昏我们到达淄博的起凤镇，之后沿着耿桥、候庄、果里一路寻找大车店，本来我们打算住在淄博城，但考虑到城里不让进骆驼，最后就在宝石镇住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张海上街溜达，闻到一股臭鸡蛋的气味，一打听，原来附近有一个化工厂，还有一个磷肥厂。我们只好立即收拾行李结账，马上离开淄博。

因为没有去成蒲家庄，我特别不高兴，张海说，你去蒲家庄干嘛，你自己身上的鬼气比蒲松龄还重，你是从北流鬼门关来的，打小就住得跟鬼近，他蒲松龄也就生在淄博，从没听说过淄博跟鬼有什么关系！不去也罢。

2

又走了一天，在黄昏时候到了东营。还没到城区我就看到了树，好像是一些槐树，又瘦又小，在晚霞中朝我瞪着眼睛。这使我感到十分突然，有关东营没有树，我已经听到了一个传说，说的是山东省某电视台举办知识竞赛，其中一道抢答题为：山东省哪个县没有树？正确答案为：东营。

另外张海行前曾打电话到淄博打探过情况，那边说东营很荒凉，是盐碱地，树长不高，草都很少，治安又不好，而且东营距黄河入海口还有200多公里，根本没有路，也没有公交车。就是根据张海的情报，我们才决定租骆驼，骆驼号称沙漠之舟，天生就该走没有路的地方。

有关东营的树，一个外乡人不容易知道它的真相。

真相埋在树底下，类似于某种忍辱负重的人生，另有一部不为人知的血泪史。树底下有一大张塑料布，塑料布盛着别的地方的泥土，另外还有稻草、石子等用来通风透气的东西，我不清楚这三者的关系和比例，是它们奉献了东营的树，我对它们肃然起敬。

有关东营我还要告诉你，从前这是一个流放地，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除了没有皑皑白雪之外也是一片萧杀，五六十年代的劳改犯、劳改释放犯、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都被打发到此地，当时油田还没被发现，除了盐碱地还是盐碱地，只能长红柳，不能长庄稼，地广人稀，看上去跟新疆没什么两样。这些都是胜利油田的工程师罗文远告诉我的。罗文远，50岁，老三届，济南军区子弟，在油田设计院搞质量认证和专利申请，开车、上网，有手机和信用卡。

在找到罗文远之前我们牵着骆驼在大街上找大车店，大车店门口的小姐看到我就像没看见，她们一个劲冲张海笑，还叫他大哥。张海也冲她们笑，他挥手说：小姐，你好。一个长着金鱼眼的小姐眼看就要把张海拉到她们店门口，我只好把记者证拿出来，小姐一见，一眨眼就消失了。我在一家烟铺打公用电话，结果他们要了我五角，在北京打公用电话才收三角，这里消费竟比北京还高。



我们牵着骆驼走到商河路166号东营大酒店，正要把骆驼拴在门口的汉白玉大狮子的脖子上，就有身着红色制服的门童接过绳子，把它们牵到后头去了。

东营大酒店是三星级酒店，此外东营还有四星级酒店。一路上我们尽住大车店，到了东营我顿悟到黄河事小，热水澡事大，决定在住的事情上多花掉一些银子。酒店的一个标准间一天160元，看在罗文远的面上打折，收150元一天，两个房间共300元，加收骆驼费百分之二十，押金400元。本来准备在黄河入海口考察两天，这样就要花掉700元的住宿费，如此下来，青海就去不成了。

晚上和张海逛大街，发现东营跟东四差不了太多，有各种品牌的专卖店，一条街就有三家法国梦特娇，比北京还多。此外有大量盗版光盘，张海狂购一气，抱了一堆。卖盗版书的地摊也不下五六家，有各种房中术，有各种宝贝，《上海宝贝》《广州宝贝》《深圳宝贝》《北京宝贝》，张海又将众宝贝悉数买下，他说回去之后他将化名仙女写一本《淄博宝贝》或《东营宝贝》。

张海向来认为自己比目下中国当代作家更优秀，他经常说，浮在上面的都是二三流的，最好的总是沉在下面。我同意他的看法，所以我祝他的《东营宝贝》早日写成，而且发行100万册。

次日一早，吃过酒店免费提供的豆浆油条，我和张海一人一头骆驼又出发了。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盐碱。我们沿着通往东港的高速公路行进，走出不远就看到了黄河故道，故道这个词有一点苍凉感，但事实上黄河故道